



1
化蝶双飞
鬼雨◎著

《仙缘》之后，《仙踪》再起！集奇幻、武侠与穿越风格的天作之合！
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经典名著，扎根于本土的玄幻小说巅峰之作。
超越诸多武侠名家，完美传承传统文化。



鬼雨◎著

化蝶双飞



A large, bold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reading '仙踪' (Xian Zong), meaning 'Immortal's Footprint'.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with thick, expressive black ink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first character '仙' is at the top left, and the second character '踪' is below it, with a long, sweeping tail stroke extending from the bottom right. A small red seal is visible to the right of the character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踪. 1 / 鬼雨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228-487-6

I. 仙… II. 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590 号

仙踪 1——化蝶双飞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鬼 雨

责任编辑: 陈黎明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内文排版: 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487-6

定 价: 2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鬼雨，男，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开山大师，生于孔孟之乡，求学于黄浦江畔，游历于海角天涯，一身兼有中国传统文化硕士学位、现代科学博士学位及美国一流大学博士后经历，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闲眠之余妙笔生花，著有代表作《仙缘》，被誉为新世纪的《镜花缘》。本书为其最新力作。

内容介绍

本书讲述了梁祝化蝶之后的故事，同时融合了新解的白蛇传，内容牵涉到灵、鬼之恋，人、妖之情，儒、道、释、魔四种方式的修真，情定三生，重在爱情。

一部光怪陆离的奇幻修真小说，再现《聊斋》中描述的鬼、狐、妖、兽等可爱形象，建立系统的幽冥世界、妖兽家园，完善《仙缘》阐述的修真体系、神仙架构。

一部情真意切的小说，新解古老中华流传千载的爱情故事，再现生死不渝持久醇香的真挚情感！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责任编辑：陈黎明

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ngdianbowei>



Tel: 010-64822426



楔

子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暖暖的阳光洒在西子湖畔。

一个十三四岁的牧童斜躺在软软的草地上，抬头望着天上的流云，不急不徐地吹着竹笛。

他吹得很是欢快，整个人已陶醉在笛音里。笛音婉约细腻，合着清脆的莺啼，回荡在绿水烟波之上。

也不知道吹了多久，忽有一道白光从水中急窜而出，轻轻巧巧钻入竹笛内，笛音霎时变得滞涩呜咽起来。

牧童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以为是自己吹奏太久，中气无法接续的缘故。正待坐直了身子，换个调子再吹，忽然看见烟波浩淼的西湖之上，正有一人乘风踏波而来，顿时呆住了！

那人年约三旬，又高又瘦，身着黑衣，面色阴冷，全身上下散发出阴森冷厉的杀气，一对眼珠泛着绿光，仿佛旷野久饿的恶狼一般。

牧童心中害怕，手一松将笛子掉落在草丛里。

黑衣人一个箭步跃上岸来，双目四处观瞧，使劲用鼻子嗅了嗅，一面走一面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咦？我从宁幽山一路追来，到此忽然不见踪影，真是奇怪！那小东西能逃哪儿去？”

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黑衣人很快变得急躁起来，回头盯着牧童，目光愈发冷厉，尖声问道：“小子，你刚才看到什么？有没有一条小蛇，通体洁白，长仅数寸，从这里窜过去？”

牧童口中嗫嚅道：“什么白蛇？没……看到……”

黑衣人瞪他一眼，双目放出咄咄精光，仿佛一只利剑，直刺牧童心灵深处。

牧童如受雷击，浑身剧烈地抖动起来，不由自主往后退去，口中叫道：“我真的没看见啊……”

黑衣人远远地张开五指，向着牧童凌空一抓，便将他带至面前。

牧童挣扎着想要逃走，然而却无法移动分毫，身上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网兜住，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

黑衣人探手在牧童身上拍了两下,结果发现对方身无长物,更不可能有自己要找的东西,不禁心中着恼:“奶奶的,我真是气昏了头!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怎能捉得住她?”

说话间抬起手掌,便想将牧童一掌击毙。

正在这时,忽听远处传来一声娇喝:“好不要脸!那么大的大,却欺负一个幼童?”

黑衣人面色变得狰狞起来,冷哼一声:“什么人胆子不小,敢管本大爷的事!看来这风光秀美的西湖,真是不错的埋骨之地!”

转头看时,却见一高一矮两个身材单薄的年轻人从远处走过来。

高者年约十八九岁,头戴儒巾,身披粗布蓝衫,眉目清朗,长圆形脸,一副举止有方、心胸坚定的样子。

矮者年约十六七岁,衣着华丽,生得白白净净,一双明秀的眼睛,两条弯弯的蛾眉,看上去恰似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

看到后者,黑衣人的眼前骤然一亮,面上现出十分诧异的神色。径自盯着对方瞧了片刻,他忽然放声狂笑:“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逃了‘药鼎’,却寻到‘丹鼎’!嘿嘿,我的运气不错!”

两位年轻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以为遇见了疯子。

黑衣人越瞧越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仰天长啸,腾身踏波而去。

啸声震耳欲聋,惊得生有两弯蛾眉的年轻人不得不捂住了耳朵,目光中带着惶恐,问牧童道:“小弟弟,这人是谁?你怎么得罪了他?”

牧童似乎被吓傻了,只能一个劲的摇头。

头戴儒巾的年轻人见了,不得不安慰牧童:“好了,别怕,就当做了一场梦!”然后招呼同伴离去:“时光宝贵,我们该回去攻书了!”

尚未迈步,他忽然遍体生寒,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那感觉仿佛坠入万丈冰窟,又像被鬼魅缠在了身上!

转头四顾,周围却一片宁静。和风吹拂,阳光明媚,朗朗乾坤,哪有什么阴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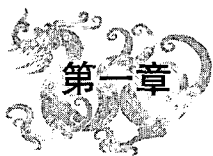
年轻人摇头轻叹,转身离去,浑没留意不远处的柳树梢头,还有两位老者正悄悄注视着这里,更不知道自身和那牧童都成了人家的赌注。

就这样一次邂逅,产生了两段奇缘;就因为一场赌戏,造就了两个流传千载的故事!



◎
目
录

第一章	细品失笛怨,遥梦蝶双飞	(1)
第二章	泣别长亭外,飞燕语依依	(11)
第三章	化蝶诚知幻,情痴却为真	(23)
第四章	月昏鬼魅至,花摇丽人来	(33)
第五章	夜月凉秋水,微风瘦野云	(53)
第六章	龙潜栖霞岭,幻形为伊人	(71)
第七章	修真赤松观,餐云服五石	(87)
第八章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	(105)
第九章	化蝶双飞去,梅花谷相依	(121)
第十章	魏晋之风逸,寒食奔走疾	(139)
第十一章	医仙施妙手,换颜需红烧	(155)
第十二章	月映九微火,风吹百合香	(175)
第十三章	青灯残如豆,佛光影幢幢	(191)
第十四章	瀚海几贤劫,魑魅蛇蛇怯	(203)
第十五章	尧舜逝已远,帝陵王气存	(223)



细品失笛怨，遥梦蝶双飞

又过了好半天，眼看牛儿还在安详地吃草，牧童惊惧不安的心才稍微稳定一些。这时候，他想起掉落草丛的竹笛来。

他低头在草丛里寻找，可是竟然没有找到。

他心里一紧，连忙弯下腰来一点一点仔细搜寻。然而令人奇怪的事，竹笛竟然不见了影子。

牧童一向将竹笛珍若性命，心里一下子变得惶恐起来：“明明就落在这儿了！怎么不见了？这怎么可能啊？”

他慌慌张张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无奈找遍了周围数十丈范围，怎么也无法找到竹笛，禁不住心里七上八下：“难道就这么丢了？究竟是谁拿去了？两位少年英气勃发，看起来不像坏人，莫非黑衣人偷偷拿了竹笛？要不然他临去时的笑容为何那样诡异？”

想到从此再也找不到笛子，他的脸上现出失魂落魄的表情，有气无力地坐在草地上，使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很快将头发揪成了乱草一般。

望着周围的萋萋芳草，他的心里犹如一团乱麻：“许仙啊许仙，你竟然丢了竹笛！天呐！那可是祖父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啊！这下可怎么办？完了……一切全完了……”

这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身世，发出阵阵自怨自怜的悲叹，同时眼前闪现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

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童，却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姓许，名仙，字汉文。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这名字实在不容小觑。

一个人能以仙为名，显然是有些来历的。

试想，平常人家的孩子怎会取这样的大名？不怕引得天神嫉妒？人遭天嫉，肯定会倒霉的。

然而许仙的祖父却不怕，他给孙子取了这样的名字，本意就是要告诉上苍，这孩子生来就是要成仙的。

说起许仙的祖父，那可不是寻常的普通人。

三国、两晋时期，有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姓许，名逊，字敬之，五岁入学读书，十岁知经书大意，此后立志为学，精通经、史、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学说，尤好道家修炼术，曾经做过旌阳县令，人称许旌阳许真人。许逊活了一百三十六岁，最后在西山得道，“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升”，连家禽、家兽都带去了。

传说的东西总是有些纰漏的。

实际上，许逊一家人并没有全部成仙，而是留下一个刚刚十岁的孙子，那就是许仙。

这件事说起来很难理解，其实却是有缘由的，要怪只能怪许仙本人。

一想起那件事，许仙就觉得懊悔不已。

从他记事时起，就听说后院有些古怪，所以总喜欢在没人的时候偷偷跑去看。

在那个深深的大院里，他见到一个相貌奇特的书生，被一条拇指粗细的铁链穿过琵琶骨，锁在一棵非常高的铁树上。

那书生很是特别，每次见他，都要讲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直到三年前的那一天，他又一次来到后院。书生面色灰黄地坐在树下，整个人显得很疲倦。见到许仙到来，他似乎显得特别兴奋，道：“我的背疮痒的厉害，你帮我把膏药揭去，我就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保证你没有听过的。

那时许仙才十岁，听得故事有趣，自然想不到别的，帮着书生揭下背上巴掌大的黄纸。

书生显得越发兴奋起来，伸了个懒腰，笑咪咪地道：“从前有一个聪明才子，姓张名酷，因乘船渡河，被大风刮翻渡船落水。饥饿间看到一只火龙蛋，这位书生饥不择食吞下了火龙蛋，顿时脱胎换骨，浑身鳞甲，只剩一个人头未便，性情从此变得暴烈无比，动不动在水中兴风作浪，覆船食人。有一日，这条孽龙又犯了病，竟然想把江西变为大海，于是聚集蛟党和水中精怪，兴起大水，直向城中冲去。

这一下百姓们都遭了殃。老百姓的命一向都很贱，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若是城里只有百姓也倒罢了，不幸的是那里偏偏有一位得道的仙真。

那位仙真眼见家宅和丹室都淹在水中，于是忍无可忍，调遣神兵天将与孽龙争斗，经过多次较量，伤亡数万天兵，终于擒住孽龙，将其锁在铁树上。”

许仙听得似懂非懂，然而看看眼前的铁树，他似乎有点明白过来。

说完这个故事，书生忽然挣脱铁链飞走了。

等到许逊闻讯赶来，登时面如死灰，呆呆地望着惊呆的许仙，一个劲地摇头叹息，连一句话也懒得说。

许仙看到祖父面色不对，不禁心中剔剔：“看来我闯了大祸。奇怪的是祖父却没有责骂一句，这是怎么回事？”

他却不知这祸闯得实在太大了，说不定要用几世的修行才能弥补过来，又岂是三两句责骂就能挽回的？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许逊功德圆满，接玉帝旨意携全家老少移居天界。许仙则因犯下大错，飞升不得。

许真人不敢抗旨，只能将许仙叫过一旁，沉吟半天说了一句话：“仙

路已绝，从此之后做个凡人吧。”然后给了他一只竹笛，将其托付于知交好友，随即绝尘而去。

许仙眼睁睁地看着家人离去，心中十分难过，眼泪忍不住地流，可是却无法改变仙凡两途的结局。

然而倒霉的事似乎才刚刚开始。没过多久，当地发生了一场瘟疫，夺去了留他食宿的那家人的性命。从此之后他开始了流浪，从南昌一路向东，饥一顿饱一顿，走了年余辗转到了西湖。

许逊给他的竹笛外观十分普通，简直比市面上买的最便宜的笛子还不如，然而却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冬暖夏凉，大雪天抱着睡觉也不会冻死，夏天露宿甚至不怕蚊虫叮咬，因此之故，许仙将笛子珍若性命。他总是很小心地揣在怀里，甚少在人前吹奏。行程数千里都没丢，可是如今却莫名其妙地丢了，心中的难过自不用提。

他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直到红日西沉，渔歌晚唱，才赶了牛儿往回走。

春天的夜晚颇有些凉意，尤其是身处杭城之南的万松书院，当夜风吹动松林“沙沙”作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浑身发冷的感觉。

梁山伯就着灯烛的微光看着《论语》。当他抬起头略作休息的时候，发现祝英台已经趴在桌上昏昏欲睡了。

此时此刻，窗外明月初照，周围万籁俱寂，月桂的芳香不时随风飘来，微闭双眼的英台显得那样的安详。

梁山伯怕她着凉，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帮她披了件外衣。

低头不经意间，他又看到英台耳垂上的环痕，禁不住心中一动，诸般往事涌上心头：“犹记得草亭相会，初识英台，第一眼就喜欢上她的活泼明快，英俊秀雅；随后柳荫结拜，同窗共室，两人的情谊日见其厚；及至疾病相扶，偶然发现她是女儿身，因恐她面薄难堪，只好装作不知；匆匆三载已过，自己的装聋作哑竟然十分成功，‘兄弟’情谊却是越发难舍



难弃。长夜漫漫，其乐融融，此种安宁祥和的感觉，有谁能体会得到？英台真是个好姑娘，我梁山伯有此红颜知己，该是三世修来的福份。眼看大比在即，只待考取了功名，便可登门拜访，央媒求亲……”

想着想着，他仿佛看到英台换回女装娇羞柔美的样子，不由得心驰神往。他知道这样想下去很危险，于是急忙收摄心神，低声念诵圣人之言：“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礼之用，和为贵……”念着念着，他的心情逐渐趋于平静，颇有些胸怀坦荡的感觉，直到诵至“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唯女子与小人……’”

话音未落，本在昏睡的祝英台忽然坐直了身子，双目圆睁，嗔道：“尽说胡话！这种混账话是圣人说的？”刚说两句，她忽然醒悟过来，明白自己的反应有些过了，于是干咳两声以作掩饰，夸赞道：“梁兄精神真好，小弟只看一会儿就困了。”

梁山伯不动声色地答道：“没法子，开考在即，不得不多用些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正诵间，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山伯兄，还没睡啊？小弟有事请教，能否开下门？”听声音好似学馆中成绩最差的马文才。

梁山伯心中奇怪，连忙上前开了门，发现果然是那个纨绔子弟，身材矮胖，目光闪烁，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于是招手道：“马兄请进。”

马文才迈步进屋，看见桌上摊开的书本，当即摇头不已：“我这人一看书就觉得头大，之所以来到万松书院，纯粹是被老爷子逼的。你们有所不知，老头每月都要察看我的功课，若不满意免不了一通唠叨。上次我偷偷临摹了梁兄的文章，说是自己写的。我爹见了非常高兴，说我年龄渐长，文采也大有提高，只要再读三两个月，就可以早些归家，娶妻生子了！”

祝英台觉得好笑，当下说道：“恭喜马兄学业有成，小弟好生羡慕。”

马文才连连摆手：“我虽然不学无术，却有自知之明，好坏还分得清，祝兄弟就不要挖苦我了。”然后目注山伯道：“我今天来，是想请两位帮忙的，烦请相借近期习作一观，也好抄上几句搪塞家翁。”

梁山伯见他说话客气，待人还算诚恳，于是拣选了几篇文章递过去，说道：“大家同学一场，这点小忙还是能帮的。只是有一言相劝，马兄若是有闲，不妨多用点功……”

马文才伸手接过，讪笑着打断他的话：“家里给我来了封信，问我想娶什么样的娘子，我心里没谱，想说只要貌美就行，又怕老爹说我浅薄，因此想请两位参合参合，帮忙找一个好的说辞。”

梁山伯有些为难地道：“这个……很是抱歉呢！在下曾经当着家人的面立下誓言，不满二十岁绝不谈论女色。所以我实在帮不了你。”

马文才惊奇地看他一眼：“竟有这种事？梁兄今年多少岁？”

梁山伯掐指算道：“快了，还差三个月零八天。兄弟要是想问，就请过三个月再来。”

祝英台目露异色地望他一眼，然后迅即转头对着马文才，说道：“小弟听说，身为女子，须重德、才、貌，其中德排在第一位，才华也很重要，至于美貌嘛，倒在其次了。”

马文才连连摇头：“错了！我看女子只看美貌，其他都是虚的，没用，没用……”

祝英台心中不喜，淡淡地道：“小弟年纪尚轻，见识浅薄，说话做不得准。兄台还是将这个问题留着，明日课时请教先生好了。”

马文才“哈哈”大笑：“我去问这个？没来由惹先生责罚！若是打手心，你帮我扛着？就凭你那瘦小的身子骨，跟个丫头似的，能挨几下？”

祝英台越发不高兴，起身便待送客。

马文才见两人都不愿就这个问题深谈下去，不得不拱手告辞。

才一出门，扑面迎来一股阴风，冷气逼人，透体而入，紧接着一道黑影迅速附着在他身上，眼见他怒目圆睁，龇牙咧嘴，挣扎了好大一会儿，



可是却丝毫动弹不得，甚至连话也说不出。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的时候，他眼中的神色便多了几分阴森的寒气，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一阳复始，万物更新。”春天来的时候，最能体味和欣赏的就是生机。生命的勃发总是出乎你的想象和意料。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蓄势，当春回大地，终于到了待发的时刻，生命何等的蓬勃，叶焕发出新绿，花开的浓艳芬芳，以遒劲挺拔的姿态来舒展和挥洒。

面对江南的阳春三月，就连讲课的周士章老先生也变得懒散了，才过未时便早早地下了课，临走留下一句话：“春天不是读书天”。

梁山伯还想接着用功，正待闭门不出，勤奋读书，忽见英台笑咪咪地走过来，声音甜甜地说道：“梁兄啊，屋里好生气闷，你能看得下书？小弟是不成的。春天如此美丽，如此诱人，正需要奔放和张扬，需要到户外去。我们应该融入到春风中，尽情地欣赏，尽情地感触。”

梁山伯一向不忍拒绝她的要求，于是微笑点头，收拾书本往外走，一脚迈出门，不忘回头说道：“就依贤弟所言，到山林间寻个僻静的所在，面对烂漫的山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看起书也能事半功倍。”

大约走了里许，两人在山巅找到一处光滑的青石坐下。

举头望去，白云飘飘，清风徐来，万株苍松，随风摇曳。

春风所到之处，林间点缀了无数野花，引来各种各样的蝴蝶翩翩起舞。

祝英台最喜欢蝴蝶了，眼见山伯打开了书本，她却将书往青石上一丢，合身扑向飞来飞去的蝴蝶。

她在蝴蝶群中跑来跑去，脚步是那样的轻盈，脸上现出罕见的红晕，仿佛盛开的山花一般。

“好多的蝴蝶呀，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有蝴蝶会不成？”她信手捉住一只彩蝶，凑近嘴边吹了口气，又轻轻放了。

周围的蝴蝶似乎也很喜欢她，围着她飞来飞去。到后来，不知道是

她捉蝴蝶，还是蝴蝶在捉她。

蝴蝶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蝴蝶从四面八方飞来，在林间偏偏起舞。大至手掌，小若铜钱。到后来，甚至有无数蝴蝶钩足连须，首尾相衔，一串串地从松树上垂下来。五彩斑斓，蔚为奇观。

此刻的梁山伯还在低头看书，仿佛老僧入定一般，两耳不闻窗外事，心中只有圣贤书。

英台却已经看得痴了，直似南柯一梦，不知身在何处。

正在这时，一对尺许大的蝴蝶，一前一后飞过来，在树丛草丛中飘飘闪闪，飞飞停停，形影不离。

英台眼睁睁地望着蝴蝶，眼见一只雪白，一只金黄，扑闪着舞到眼前，轻轻落在肩头，不觉又惊又喜，心中“扑通”乱跳。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想要抚摸蝴蝶的翅膀，谁知入手时蝶翅竟没有柔软的感觉，仔细一看，刚才还在翩翩起舞的蝴蝶，竟然成了寸许大一白一黄两只玉蝶。

见此巨变，她不由得大吃一惊，刚想高声疾呼山伯过来看，耳边忽然传来清晰而又亲切的声音：“好孩子，莫要声张，千万别让老怪物听见。你我相见就是有缘，这两件蝶衣是送你们的。”然后跟着一声轻叹：“好可怜的孩子，身如棋子，困于局中，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啊。希望这两件蝶衣能帮你们减轻些劫难。”

英台听得困惑，当下手捧玉蝶四处观望，却见满天乱飞的蝴蝶忽然化成一朵彩云冉冉升起，彩云之上站着个身披霓裳霞衣的中年女子，此刻正面带微笑望着自己。她刚想张口相询，却听女子的声音再度响在耳边：“事急之时，莫忘蝶衣。千年之后，你若能升入天界，便可凭蝶衣到仙岩谷寻我。”说完在彩蝶的簇拥下飞走了。

英台惊异不定地呆了半晌，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一场梦。摸摸玉蝶，却又好好地躺在手心里，一只白璧无瑕，一只黄色晶莹，看上去栩栩如生，不知有什么用。



她记起女子说过的话，不敢大声张扬，只是悄悄走回山伯身边，一声不响地坐了下去，然而心中忐忑不安，再也看不下书了。

一连好几天，她的心里一直在捉摸那些话：“身如棋子，困于局中，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啊。”虽然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却因此增添了不少的忧郁。

每次听课结束，一回到宿处，她就取出玉蝶来，对着阳光灯烛仔细端详。

山伯见了玉蝶，以为是她不知何处得来的玩物，所以只是一笑了之。

很快到了桃花乱落的暮春时节。眼看距离科考越来越近，梁山伯更加努力攻书了，几乎到了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地步。

英台只是花了六、七成的精力放在书本上，另外几成则放在山伯身上。她知道山伯家里穷，于是借口身体虚弱，时不时炖了鸡汤邀他共享。

山伯生性开朗，也没有过于推拒，只是将心中的感激藏了起来。

同班的学子也在用功，只有马文才还在每日闲逛，毫不将考试放在心上。

说也奇怪，马文才虽然不怎么看书，却似忽然开了窍，经常能够答出周师傅问出的问题，甚至连文章也比先前通顺多了。

有一天，他竟然一连做了三首诗，而且每首都工整，此举着实让大伙儿吃了一惊。

除此之外，他每天摆出一付笑呵呵的样子，似乎心中欢畅，乐于与人交往。这一手确实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只是，当他的眼神不经意间落在英台身上时，英台就会情不自禁地心中一紧，甚至有些恐惧的感觉。